

國學基本叢書
西漢年紀
上



079.08
033
v.1 pt.1

文史資料室

不外借

書叢本基學國

紀年漢西

(上)

撰之益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159638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爲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比部。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爲校勘而重鈐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爲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爲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刪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訛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說苑新書而詳辨之。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圖志而折衷之。本本源源。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溫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旣成。聊綴數言於簡首。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西漢年紀卷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吏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間此語見呂后常知其處云

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高祖紀荀紀皇帝

嘗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恐非事實班氏創

去即自疑三字而荀悅漢紀獨書曰高祖亡避吏于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

案秦二世元年至三年楚漢起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已服降殺之不祥乃

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

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

秦悉歛得之皆載于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按高紀沛公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

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

西漢年紀 卷一

一

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此語見紀還軍霸上張良世家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

地西至河南史記月表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平傳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守兵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饗士卒爲擊破沛

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爲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媾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按原本于爲擊

破沛公軍句即接沛公語所以遣將守關者云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自早來謝沛公諾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言告項羽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報項王以下皆爾按是時羽未稱王也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

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然不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羽因置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

玉玦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按此下史記尚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爲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漏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史記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按史記尚有張良出召樊噲一節此處文義未明疑有脫漏於是遂去乃令張

良留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

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大將軍足下通鑑易以亞父今從之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

記秦紀云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封之與羽紀不同當考或說音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

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果然項羽聞之烹說者羽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

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考異

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不可以南粵尉趙佗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南粵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

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弑義帝羽紀通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

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時田榮殺田布自立為齊王此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諸侯罷戲下各歸國

有脫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王孽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

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考異曰漢書帝紀以為淮陰之言按其辭與韓王信傳所載韓王信說漢

秋韓王本名信都。劉氏史通及小顏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與韓信之信有別。司馬遷削去都字。班據因誤讀去聲。混作淮陰侯名。而附入拜將一節。考異所辯甚當。初淮陰人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而不及其歸漢。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也。見人恭敬。言語媁媁。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王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信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何世家。

八月。史記高紀月表。

漢王引兵。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曰。

書本紀作五月。按四月諸侯方各罷兵。就國不應五月便出。史記高祖紀月表皆作八月。爲是。今從史記。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

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項羽紀載於四月。今從月表。及漢本紀載於八月。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爲韓王。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

韓地。信傳。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爲漢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

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

行。項羽由此怨布。羽紀。王陵始爲縣豪。漢王微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

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荀紀。皆無。今以通鑑增入。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遂伏劍

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世家。

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

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舊故。而項王彊。又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入秦。可謂能義矣。兩語仍荀紀。楚

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邱。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

代。趙王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耳陳餘傳。十一月。漢王乃

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本紀韓王信傳。韓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晁錯傳秦北攻胡集河上塞故秦苑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二月蕭何守關中荀紀考異曰按何世家云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通鑑書載于八月正以四月敗于彭城道逢孝惠

載之六月立為太子太子以六月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通鑑書載于八月正以四月敗于彭城道逢孝惠

于彭城回至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軍使何不守關中不立太子之前也然以史考之漢王敗

又不應關中無人居守史記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此正彭城之役故荀紀載于二月得之

矣子長所記蓋總記一載之事今守關中則從荀紀自侍太子以下則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為義帝發

喪祖而大哭哀臨力禁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紀夏四

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考異

曰五諸侯顏注以為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按常山張耳兵敗奉頭鼠竄以歸漢安得有兵是時陳餘遣兵

助漢兼趙為五耳韓信傳云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然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

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又漢書作規五諸侯兵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

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制叔孫通傳時薛人丁固楚漢春秋云為楚將逐窘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

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季布項羽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于橫田儻傳按史記時楚與漢戰于彭城

兵復振此本俱失載疑有脫漏五月漢王以曹參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參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為

子偽楚高帝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高紀安前一

節考異云自侍太子以下載于立太子之後知此上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高紀通鑑考異云漢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按塞王欣翟王醫降置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河上渭南上郡已見于欣醫初降時不當重出從通鑑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漢王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

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縣令爲公社下

令曰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志郊祀匈奴冒頓既滅東

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

使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疲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是歲

以盧綰爲太尉史記大事紀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來到反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

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軍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何傳楚龍且擊

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布傳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項羽紀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爵邑士之頑頓讀曰鈍者讀曰

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平世家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自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王

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

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于元葉武涉間漢書高紀得九江王布史記項羽

紀漢書韓信傳考異曰此語本之史記項羽紀而漢書紀書布以十二月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

至成臯按布以十一月起兵攻楚楚遣龍且擊布數月且破布軍是布留九江數月豈得次月即至漢也

兼收兵北至成臯亦在宛葉後事羽紀書曰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

此得其實入保成臯即以後羽引而東使終公守成臯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是也漢書韓信

傳云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與史記合獨紀以布至漢

為十二月故并移屯成臯于前年蓋漢王自彭城既敗之後與羽相距於滎陽紀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三年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使漢王在成臯羽當圍成臯可也漢王後用紀信計始自滎

陽遁至成臯入關耳按史記紀是時亦無屯成臯事當是漢書紀誤今從史記羽紀書布歸漢于宛葉間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為番君高紀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

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謀取敖倉

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考異曰史記漢書以取敖倉說齊合為一事唯通鑑取劉向新序分為二事今從之今田廣據千里

之齊田解將二十萬之衆考異曰漢傳作田間劉貢父謂此時何緣軍于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王

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橫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田儻傳灌嬰虜華毋傷嬰傳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

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于膠東田儻傳使使于楚請救韓信傳項王聞韓信破齊且

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漢紀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悉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

黃令之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其兩反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

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舍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

下羽傳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彭越傳漢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荀紀考

異曰不知所拜月日今從荀悅漢紀載于高帝馳入成阜之次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越傳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高紀韓信使人言漢

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

當是時信傳漢方困於滎陽酈通傳考異曰韓信傳云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按是時漢王與項羽

假王漢方困于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是也今從通傳云漢方困于滎陽春二月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于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

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于下邳壽春擊破楚騎于平陽遂降彭城虜楚柱國項佗降雷薛沛酈蕭相攻

苦醮與漢王會頤鄉灌嬰傳秋七月立英布為淮南王本紀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布傳八月初為算賦

漢注氏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北貉莫客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本紀九月歸太公呂后按漢遺陸賈說羽請太公

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漏。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竝行屠城父，隨彭越，皆

會垓下。高紀布傳彭城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

將軍居左。史記正義曰：費將軍居右。費侯陳賀也。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

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高紀。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

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

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于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

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音鱗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乃自刎而死。」羽紀。項籍已死，灌嬰乃渡

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傳。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綰及靳歙別定

江陵、擊虜臨江王共尉，送致雒殺之，以臨江爲南郡。見漢紀劉賈斬歙列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傳。陳人鄭

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當時傳。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味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

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

號比擬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

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

動海內又以辟讀曰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

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于天下之民

則可矣于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

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因而不改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上扇反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

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由同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

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古艱字難也秦旣稱帝患

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國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

鋤英雄外服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閒猛敵橫發乎不虞敵讀曰戍彊于五伯讀曰閭

閭逼於干戈，嚮嚮音響應，瘠瘠音慘於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讀曰嚮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

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爲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通鑑易爲更字，今從通鑑。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本紀注：漢

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作陵廟于外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

于黃，得天下，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簾。布天下大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史記夏五月，兵皆罷歸家。漢紀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方目之十二

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

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

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下，皆令食邑。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

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

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居力反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曰：秦民爵公大

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

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

重論之。本紀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城也，發步卒五

萬人騎五千能以取九江乎。考異曰漢書黟布傳載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按高祖自彭城既敗過虞地始遣隨何說九江王此云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

非是今微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于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英布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一見吾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田橫傳

班固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尙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惟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

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虜

秋七月趙景王張耳薨子敖嗣尙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耳傳長沙文王吳芮薨子臣嗣初文王芮帝賢之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芮傳

班固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

孤見疑疆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或謀叛逆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

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

臣有功者立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

為燕王綰傳罷太尉官史記大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臥内衣被飲食賞賜羣

臣莫敢望雖蕭曹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有如綰者綰傳故特王之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考異

紀通鑑削之溫公謂是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臧荼

遂立盧綰為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命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稱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

方遷丞相此未得為丞相也今刪去三字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

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憐之其

赦天下漢書遂會諸侯於陳平世家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執之遂淮南

王布梁王越來朝布越傳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為周呂侯釋之建成侯史記

班固曰漢與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

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寢廣博矣

分楚地為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王齊荆地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荆王漢紀都吳史記以

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爲楚王。紀漢都彭城。史記交好書，多材藝，少與魯穆生、白生、申

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交王楚，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以

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

外婦子肥爲齊王。紀漢都臨淄。史記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時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

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

齊故俗，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

國安集。大稱賢相。列傳參世家。封張良爲留侯，蕭何爲酈侯，鄼商、曲周侯，樊噲、舞陽侯，灌嬰、穎陰侯，周

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濼、成侯，孔聚、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丁未封周竈爲隆慮侯，戊申封丁復

爲陽都侯。功臣表。壬子封呂青爲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爲東武侯。功臣表。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

以蕭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

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多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

言。何世家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臣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畱，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世家上已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

紀作三十餘人，按年表止二十八人。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為什邡侯，二千五百戶。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

今從良傳。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為什邡侯，二千五百戶。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

月無戊午，當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又川北漢書本表，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

彊侯，傅胡害貫。反式制齊侯，搖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

未，封閻澤赤敬市侯。功臣表上歸櫟陽。本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

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始封畱侯，豈得謂之杜門不出耶？今移于此。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搖動。今以三

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家上五日一朝太公，太

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

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

令言，賜黃金五百觔。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

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徹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本紀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繒賀祁穀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

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戊戌，封丙猜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

書終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斤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

陽侯，周緜鄰成侯。功臣表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世家列

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本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功臣表序：鄼侯蕭何第一，平陽曹

參第二。第三闕。考異曰：侯表以張敖爲第三，按是時張敖正爲趙王，末爲宣平侯也。意必高后時曲升之，非高祖之舊也。今既無考，姑闕之。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

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嬰第八，穎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

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

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功臣表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爲北平侯。功臣表遷張蒼爲

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

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蒼列傳立大市于長安。史記大事記大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

封其母底爲重平侯。封_音而_反跖_{之亦}芒侯。陳大乞高胡侯。奚類厭次侯。_{功臣表}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祀于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_{力追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_{郊祀志}

西漢年紀卷二

高祖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

衛官史記作衛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

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音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與服志云殿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去輪而與至尊百官

執職漢書作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乃拜叔孫通為奉

常賜金五百觔初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

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

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出

皆以五百觔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通傳叔孫通既為奉常遂定儀法禮樂

志著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曹褒傳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章帝敕曹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益律旁章十八篇管刑法志漢興樂家有制氏禮

人曰魯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通乃因奏樂人制宗廟樂考異曰

樂志以為高祖時不附歲月今漢書禮附于定禮儀之後他皆類此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

步之節猶古采齊才私反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

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

樂。禮容樂考異曰禮樂志作六年今附于叔孫通制樂之後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

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丁禮反皆因秦舊事焉。禮樂志

班固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

初帝入關。約法三章。獨削煩苛。兆民大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蕭

何九問反攬之石反。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考異曰不知其時今因叔孫通定禮儀因附于後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

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律總謂之事律也合為九篇。

晉刑法志崔定政論曰。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後漢陳

忠曰蕭何制大臣有告寧之科藝文志曰。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故謂之具五刑。以上乃得

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先是秦為虐政。四時

行刑。至何草律。季秋論報。陳寵議見通典常書三冬之月。漢舊事又陳寵曰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藝文志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外命天下郡國。選引彊蹶。張材力

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漢官儀考異曰此據漢官儀所載耳班固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

樓船果如固言則樓船蓋武帝制漢初無有也以史考之淮南王長嘗發樓船擊南海事見嚴助傳註則非武帝始制明矣嚴安傳曰秦皇帝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是樓船乃秦制也漢官儀以爲高帝置是必高帝因秦行之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試金至武帝益增多耳

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通典張蒼緒正律歷以帝十月始至霸

上因故奏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張蒼傳以蒼言用顓頊歷比于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而朔晦月見弦

望滿虧多非是律歷志又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代定

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張蒼傳

太史公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之子弟分散戰國獨有鄒衍明

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

能睹其真也帝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

帝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音勞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繇

讀曰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至是

始封其子信爲羹音羹頡音頡侯楚元王傳按荀悅漢紀封羹頡侯作六年正月甲子封陳胥爲復陽侯擊項

共石陽侯定諸侯功後又封許盎柏至侯華寄朝陽侯皆以擊羽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本紀以郎中陽夏侯

陳豨爲代相考異曰盧縮傳云上至平城還拜豨今附于封如意之後或作趙相按是時趙王張敖尙監

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縮傳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顏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闕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無門闕矣

蕭何初立未央宮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考異曰高帝初起自稱沛

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馬連敖之類是也自入關封漢元年始用秦制以蕭何為丞相周苛為御史大夫夏侯嬰為太僕襄為治粟內史周昌為中尉二年盧縮為太尉五年王恬啓為郎中令義渠為廷尉薛

歐為典客陽成延為少府酈商為衛尉七年叔孫通為奉常是時已盡取秦制然猶未備也自七年置宗正而官制備矣蓋漢初之制多定于七年今附于置宗正之後百官表內屬令或有後世所增置者或以

微職無甚關係者皆闕不著丞相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兩長史秩千石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

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

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為三公奉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博士及諸陵縣

皆屬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大夫郎謁者皆屬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公車司馬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

二官皆屬長樂亦有衛尉掌其宮職略同位在同名卿上。見晉志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歸義蠻

夷屬有行之宗正掌親屬治粟內史掌穀貨屬有太倉都內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有

尚書又黃門御府永巷內有宦者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

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屬令長皆六百石中尉掌徵循京師秩與九卿同有兩丞候司馬千石屬官有

中壘武庫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及京輔兵卒皆屬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將作少府掌治宮室詹事掌

皇后太子家將、行皇后卿、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自太子太傅、至主爵中尉、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者、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也、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諸侯王、帝初置金璽、音戾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以上並依百官表及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月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真二千石者百五

十斛考異曰顏氏百官表注百官俸闕真二千石按汲黯傳如瀆註曰諸侯王相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通典以真二千石即二千石所未論也今從如瀆註增入

又外戚傳顏氏註亦曰真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

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

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顏氏

百官表註秋七月丙申封杜得臣為棘陽侯擊項籍功林摯平棘侯用燕相侯並見功臣表太上皇徙居長安深宮悽慘不樂

帝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鬪雞蹴鞠以此為懽今咸無焉以故不樂帝乃于驪

邑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帝少時常禱豐枌符云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西京雜記

八年冬十月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音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心動去弗

宿高紀癸丑封趙將夕深澤侯擊平城功丙辰封燕相温疥音為摯侯告燕王臧荼反癸酉封陳黑為歷侯攻臧荼功並功臣表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櫛音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本紀十二月丁未封衛胙音

武原侯擊韓王信功陳錯擊代陳稀功春二月丁卯封許癭克制反宋子侯宋諸侯功三月丙戌封陳遯吉速字猗氏侯

室中同清侯畱盼彊侯秦同彭侯皆以擊羽功見功臣表行如雒陽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

勿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初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音頰錢，黃金一觔，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帝乃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鬪操兵乘騎馬，重稅租以困辱之。食貨志本紀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奴婢陪算。漢接秦之弊，諸侯竝起，民失作業，天下旣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于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夏四月辛卯，封魏遼寧侯。擊臧茶功六月戊申，封旅卿昌侯壬子，封旅罷讀曰皮師共音侯，擊韓王馮解散闕氏侯。平代功秋七月辛酉，封張說安邱侯。擊項羽功並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紀九月丙午，封紀成子通爲襄平侯。通以父戰好時死事侯己未，封陳署龍陽侯。斬曹告功是歲，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帝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郊記志祀用壬辰位祠之，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及穫，刈、春、簸之形，象成功。通典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爲長公主，妻單于，爲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匈奴傳

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于未央宮，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上捧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史記大事記。漢書本紀。劉敬從匈奴來言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

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支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乃使

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敬與利田宅本紀。

地理志曰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讀曰豳。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

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

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

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

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奉為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

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幅湊浮食者

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十二月壬寅封張瞻師為平侯。擊諸侯功。見功臣表。三月丙戌詔以須毋為陸量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夏四

月戊寅封長沙將鄧弱為離侯。長沙柱國吳郢為義令侯。又封周成為高景侯。成苛之子。以父死事侯。年表。

六月以奉常叔孫通為太子太傅。百官表。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丞

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罷渭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以地理志修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于是上笑之。然尤憚昌。昌傳呂后晚節色衰愛弛。而定陶戚姬有寵于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外戚世家通鑑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少。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侍帝。帝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呂后有卻。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帝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帝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帝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于是徙御史大夫。

周昌為趙相。昌必以此時為相。史記大事記載于九年。是為得之。今從史記。是歲酈商以將軍將太上皇衛。商傳。考異曰。商傳以為陳豨反前一年。今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賈、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史記本紀

周昌既行。久之。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

夫。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皆書堯除日於十年。今從之。初趙人方與。音房。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

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頃之。果代昌位。昌傳。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

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

考異曰。漢書本紀云。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考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也。今從荀紀。楚王交、梁王彭越來送葬。赦櫟

陽囚死罪以下。荀紀。漢紀。史記。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

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趙相

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于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

多連引豨。豨恐。盧綰傳。故韓王信。令王黃、曼邱臣說豨。信傳。及太上皇崩。上因是召陳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

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盧綰傳。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令豨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本紀。上欲自擊豨。信武侯周緹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周繹傳

太史公曰周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流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時沛人任敖素善于上爲上黨守堅守不下荀紀是歲制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罪者久而

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讀曰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考異曰

紀載于十年當是此時本猶未誤耳今從荀紀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相侯敞考異曰漢紀作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漢紀上命車騎將

軍斬欽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敞破之因降曲逆斬欽傳考異曰將諸侯軍見斬欽傳蓋高帝前以

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此梁兵也周昌爲趙相白趙壯士四人爲將帝曰今計獨有邯鄲中兵

此趙兵也楊陞侯傳寬以齊相擊陳豨此齊兵也盧綰傳高祖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此燕兵

也獨楚無所見時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十二月上自攻

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漢紀癸巳封河間守張相如爲東陽

侯後封中尉陶舍開封侯郎中公孫昔禾成侯孫赤堂陽侯高色祝阿侯趙堯江邑侯劉澤營陵侯宣義

士軍侯任敖廣阿侯趙衍須昌侯公上不害汲侯呂臣寧陵侯祕彭祖戴侯功臣表舍人樂說得罪于韓信

信因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上所來言陳豨已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

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封樂說慎陽侯。紀傳功臣表考異曰：史記漢書皆

載韓信與陳豨有謀。豨反，信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以定待豨報使。如二史所載，信

辟左右而與陳豨謀。當時誰復知之？時陳豨已反，高帝自將往征，則豨反明矣。信部署已定，又何待豨報

也？此必告反者之詞。及當時文致之罪耳。祥符間，陳簡能作雪韓信論，及張文潛亦謂信非反。近東萊作

大事記，朱晦翁貽書論辨，亦以信為不反。後東萊竟以反書而晦翁以為失入。二史所載信反謀，既非事實，實今皆削去不錄。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冢良然。帝聞韓信已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為相國。何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下卷通鑑皆載何以

二者不同。考史記蕭何世家漢書列傳皆云：上已聞誅韓信，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部尉

為相國。衛信誅在十一年。拜何相國不應在九年也。當以十一年為正。大事記百官表下卷通鑑皆未免

差。綠綬百官表。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讀曰：平獨弔曰：禍自

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冒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

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讀曰悅。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

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即陳武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北，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

僕不能死。囚于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于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夕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傳帝遷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趙乃從南山有之。遠數有敵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亦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漢書本紀以陽陵侯傅寬爲代相國。將屯。寬傳丙戌。封杜怙長修侯。擊諸侯攻項昌死事侯二月乙酉。封威鯁臨轅侯。守城後又封靳彊汾陽侯。破鍾離味功臣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徹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讀曰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大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堯。下相國。考異曰。漢書紀作御史大夫。堯。昌。按周昌已于九年。出爲趙相。不應尙以爲稱也。是時趙堯爲御史大夫。故易作堯字。按御史大夫是趙堯。蓋本漢書臣贊注。然周昌于九年爲趙相。疑是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而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似不必改。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本紀原文也。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本紀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音抗又故其比諸將最

親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

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噲本傳漢興佞幸寵臣則有籍孺此人非

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以關說序不得其時今附于枕宦者臥之後先是上欲廢太

子大臣多諫爭未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

侯呂釋之按史記功表六年封呂澤周呂侯釋之建成侯而良世家書易太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

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

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釋之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者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

人年老矣皆以上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

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張良傳世家考異曰四皓來不秋七月己丑封翟旡

況于衍侯守燕後封昭涉掉徒甲尾平州侯擊臧荼功淮南王英布反本紀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

尹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殺韓信今殺彭越。考異曰史記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漢書作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按信死乃

一年今改從荀紀而去年字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于是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

兵自將以擊布。見紀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張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慎

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張良行

少傅事。良世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本紀布之初反謂其

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東擊荊。考異曰漢書布

如薛公揣之東擊荆按布起兵取荆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于感身歸長沙如薛公所謂下計乎果如薛公揣之此言非事實今削去不取荊王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

所殺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相冷耳堅守彭城距布。功臣表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蕭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賈

資。上得反以自汗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何世家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于蘄西遂戰破布軍布走江南。布傳參世家上令別將追之。本紀上還過沛留置酒

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胡甘反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胡和反習之上乃起舞。愜。胡和反慨傷懷樂飲十餘日

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紀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

沙王臣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

多以功封者布單右車為中牟侯黃極忠郎音侯周聚博陽侯靈常陽羨侯冷耳下相侯王虞人高陵侯

功臣賜淮南相朱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

音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于當城本紀考異曰史記虛縮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漢書高

為周勃樊噲定代郡按傳寬傳云寬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是下封將軍馮谿為穀陽

侯郎中許猜嚴侯太原尉奚意成陽侯功臣省太尉官年荆王賈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

子少傳辛丑史記立沛侯濞音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紀又封濞弟廣為德侯皆兄喜

子也表十一月上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浮邱伯入見於南宮申公上以太牢祠孔子本自是諸侯卿相

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蕭何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長安，蕭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世家傳上歸，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大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傳世家通傳

十二月癸卯，封李必爲戚侯。功臣表以擊韓王信功臣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班固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

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

春二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

稱病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舍之。加爵亦一

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本紀以上軍侯宣義爲燕相。表是月。熒惑守

心。荷紀三月丙寅。封酈疥爲高梁侯。疥。食其子也。以父死事侯。史記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

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與集同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

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

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

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知朕意。本紀漢興。序二等。高祖弟子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

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漢表云。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

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

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巨九嶷。爲長沙。

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趙分爲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爲五。徐廣曰。濟陰。濟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物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樊噲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世家。云。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傳。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平世家。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紀。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呂后雖暴戾。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說恐妄。因刪去不取。余按韓彭。

漢之梟將呂后斃之如斃狐兔曾不勞指顧之力況以下諸將乎意當時必有此謀不可不載今從漢書本紀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紀本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爲

東胡盧王傳漢封擊綰者陳倉爲紀信侯張平鹵侯時又封王兢爲景侯毛釋之張侯革朱煇棗侯朱濞

僞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五月丙寅葬長陵自

至葬凡二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紀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今不書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敵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

敵小人以僊故救僊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敵矣秦政不改反酷

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敵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

西漢年紀卷三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漢書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帝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恆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史記紀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紀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讀曰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音接子。音姪。娥。音容。俗。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按此皇太后之文。而連類及漢一朝後宮之制。體例未免龐雜。今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舊。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

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應邵曰：舊

冠尚帳尚席尚衣亦是漢儀注者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

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

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

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與客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

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邵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

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本紀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

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讀曰豫帝謂叔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奉常定宗廟儀法。通傳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

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

有法也。禮樂志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史記高紀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

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

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

...

額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

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傅教帝是後呂額讒乃不得行樊噲

至即赦復爵邑平傳高祖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

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戚世家太后最怨戚夫人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呂紀髡鉗衣頰衣令

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讀曰太后聞之

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反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

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

周昌傳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呂后傳太后

德留侯張良乃彊食讀曰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良傳太后德太

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閒也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夏侯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曰一級直錢二千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城長安句

而五年九月獨書長安城成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丞相曹參世家考異曰荷紀載于是年冬未殺

首尾不具今據漢書補入夏詔賜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諡為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使侯年表

之後今從史夏詔賜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諡為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使侯年表

記大事記夏詔賜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諡為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使侯年表

太史公曰。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者。著名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竟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素隱曰。按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為元

陵侯。亦至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

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漢書帝卮。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更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上車太息。齊內史士按劉向新序。序無去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

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按劉向新序。之。作亡。蓋此本誤。齊國也。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太

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

后。呂太后果太悅。乃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荀紀。相國蕭

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諡曰文終侯。本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

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黔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

等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歲帝使

樂府令夏侯寬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今疑當作大樂令。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隕石于綿諸。一荀紀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顏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秦并

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訴所察之事凡九條。漢儀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

賊者偽鑄錢者恣為姦詐者論獄不直者擅興徭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無罪者敢為踰侈及努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

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通典長修侯杜恬為廷尉。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史記壬午。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

金二萬。劬馬十二匹。通典註曰呂后為帝。納魯元女故特優其禮。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宜為吏。食貨志平

準帝為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作復方目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

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通傳

太史公曰。叔孫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春三月。按原本無春三字。今補入。雨血于宜陽一頃。荀紀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史記年表三月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

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通傳三月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紀表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本紀是歲以高祖沛宮為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

二十人為員禮樂志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此事見漢書禮樂志不載年惟史記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內

紀及齊王傳大事記匈奴單于冒頓為書使使遣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上將軍樊噲中郎將季布

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

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不能解圍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面謾音嫚又莫連反考異曰匈奴傳云前陳稀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稀也匈奴傳誤今從季布傳刪去此語

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音夷未瘳丑雷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且匈奴譬如虎狼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張釋報書按馬班二史張釋或作張澤或作張彌又作張釋彌

宋祁以為彌是字釋其名深自謙慙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季布傳。匈奴傳。通鑑。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本紀。夏六月。舞陽侯樊噲

薨。子伉嗣。本紀。起長安西市。修敖倉。本紀。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為太尉。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

大事。太傳。考異曰。史記紀及將相年表。皆書于呂后之四年。而漢書周勃傳云。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

丞相。因命周勃為太尉。蓋推高帝遺言之也。又史記周勃世家亦以為孝惠六年。益信漢書所載為是。今從之。周勃世家亦以為孝惠六年。益信漢書所載為是。今從之。士軍侯宣義為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典

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王陵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

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乃求見帝。幸臣閔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

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閔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朱建傳。閔孺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中皆冠駢音音。儀。貝帶傅脂粉。化閔孺之屬也。

傳。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

祿為將。監南北軍事。此事從荷紀。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如辟彊

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呂氏紀。九月辛丑。葬安陵。本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西漢年紀卷四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子反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列將從

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呂氏為太后太后欲為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欲其生

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謁

高廟高后紀外戚傳考異曰五行志載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

天戒若曰皇后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

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為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

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為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太后

臨朝稱制大赦天下本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臯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紀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紀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為南宮侯少府

陽城延為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為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為平定侯乃封呂種為沛侯釋之子呂平為扶柳侯

呂后史記呂產為交侯表紀建成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史記

是歲太后聞御史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

大夫敖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史記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爲王史記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有功者皆受分扶間

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

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曲周

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邵曰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顏陛下加

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漢書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五行是時浮

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楚元王傳齊王襄遣弟章入宿衛于漢高五王傳初蕭何薨祿嗣侯

孝惠六年薨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爲鄼侯功臣表按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音

爲俞音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嬃爲臨光侯音額用事顯權大臣盡畏之史記表記額常以陳平前爲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于平前曰

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王陵傳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荀氏漢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齊人田生說大謁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又

重發之。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

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

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勿受。劉澤傳夏四月。封呂肅王子通爲鍾侯。史記秩長陵令二千石。

六月。城長陵。漢書太后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霍光傳如淳註。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大傅。立王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

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田生復說大謁者張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

獨此尙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劉澤傳夏五月辛未。詔曰。昭。

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宣夫人。高皇帝兄弟也。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

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

八年春三月。太后赦。數勿霜上。五行志又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繫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霸水。亦斯義也。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封張敖。

后。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掖太后掖之。趙王如意爲崇。太后途病掖傷。此處未載。疑原本有脫文。封張敖。

前姬兩子。修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官。宦。

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見史記本紀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

內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紀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贊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侯皆如此。九月庚申日。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義叟長

小盡則庚申乃前九月九日，若大盡則為九月十日。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表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敖免。

窋已為御史大夫矣，至此豈得尚謂之行御史大夫事乎？恐非事實，今易之。丞相平迺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

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

卒千餘人，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頴，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

偃及其子二侯。史記紀及樊張二傳。置孝惠皇后於北宮。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

謀也。陳平世家。

先是呂氏取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王戊以

帝太傅審食其復為左丞相尋免。史記辟陽侯于諸呂至淡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未建御史

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之。史記張蒼傳考異曰史記曹相國

帝立免為侯而張蒼傳或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共尊立孝文帝與

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並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晦

日已酉至長安是日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外此無除拜也兼代邸上議事已有御史大夫蒼名則蒼之拜在文帝未立前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為誤建陵侯中大謁

者張釋免侯。恩澤侯表。

西漢年紀卷五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恆。高帝中子也。漢書註云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漢書荀紀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鳥老反通。而

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爲王。而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

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

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臬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

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

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外戚傳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欲危劉氏。大臣

共誅之。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周勃傳或言

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史記高后紀瑯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

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書高五王傳削去瑯邪王三字以爲大臣所議如此按瑯邪王劉濞既爲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瑯邪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瑯邪王之力爲多此謀出於瑯邪王無疑漢書削去瑯邪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高后

紀 迺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高后紀後九月晦日己酉此七字據史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所載如此

荀紀以爲閏月朔 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

非是今從史記 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帝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帝遂入

夜拜代中尉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考異曰漢書作領南北軍史記作鎮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代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紀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史記紀十一月封太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迺謝病帝初

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爲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王陵傳辛巳兩字據史記大事記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相於益封之前按益封詔內尙稱太尉勃則拜相在益封後明矣穎

陰侯灌嬰爲太尉史記大事紀周勃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

畏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而兄善益嘗爲呂祿舍人今而迺毀我益遂不謝益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

爲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又趙王傳曰孝文卽位立遂爲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

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如此則遂之王趙其在文考異曰澤爲齊王所詐帝卽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所書未免差誤今從漢書徒故瑯邪王爲燕王考異曰澤爲齊王所詐

本紀書故瑯邪王漢書削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書於冬十月庚戌漢書表紀書於十二月以史考

長之大意者固多至於考計年月其一日之長固不可盡廢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其開失子

澤雖爲齊王所詐失國而漢朝並未除其封是王爵現存不得稱故漢書削去故字自屬有見考異反斥

其非未爲允當呂氏所奪齊之城陽瑯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紀高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孥相坐律

令刑法志史記漢書紀二紀並載於元年今從之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

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啓爲太子以張相如爲太子太傅石奮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黃圖禮記皆不

後尊薄太后爲皇太后乙巳封弟昭爲軹音侯食萬戶萬戶兩字據侯表按昭爲太后之弟弟昭初太

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

召復方目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

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考異曰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並作呂太后時入宮按竇氏以孝惠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呂太后時方入宮也荀氏

漢紀作孝惠時為是今從之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讀曰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

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

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四昭反子啓及啓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

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比靈文園法竇氏兄建字長君三輔決錄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

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

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

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

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為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按

下下尚有鱖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史記原文賜天

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損之傳按賈損之傳載

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樞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與匈奴復和親匈奴帝施惠天下填撫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足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靖自省反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史記紀考本紀四人之封並作六月按史記侯表漢書功臣表恩澤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亥趙兼駟鈞封在四月辛未蔡兼乃六月丙寅耳當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蔡兼之封在秋亦誤今並從表上益明習

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

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

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王陵傳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

愛厚賞處尊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傳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百官表

而平顯爲丞相王陵傳初高后崩卽罷南越兵越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迺爲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布附反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周聚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意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竹呂反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

牛羊卽予。予杜母子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扶目反。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丁故反。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味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說。讀曰悅。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南粵王傳。齊哀王襄薨。子則嗣。高五。王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詔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賈誼

傳云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爲官名悉更奏之史記是歲蕭何夫人鄼侯同罷更封小子延爲鄼侯本傳云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其義爲長今從史記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帝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穎陰侯騎穎川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火故反天下嚮讀曰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燒女教反

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藿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口渠反。蔽冢而託葬焉。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

大。案碩大。漢書作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

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廷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沉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

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之林反。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與饋同。執爵而酌。祝餉古體字。在前。祝鯁諫曰。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下之尊。尊養三老。視諫曰。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

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壓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曰。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音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古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目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大各。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纒音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諛與倫。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

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後然見之考異曰漢書無正字

此據後漢禮儀志註蜀本亦有正字按今本漢書有正字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與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既反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癱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

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雅反歲二月建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宴游方正修絜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賈山傳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與管同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

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熾與熾同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

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靡音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蹙音蹙漢之爲漢幾鉅依反三十年矣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作四十年按志云上感誼言開籍田

紀載籍曰詔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二十九年且誼云幾四十年恐誤今易作三十年按今本本漢書作三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音閩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人常反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讀曰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讀曰夫羸老。易子而敵五巧反。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疑曰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與同驅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糜糜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音咨。盛名謚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食貨志本紀

西漢年紀卷六

文帝

三年冬十月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史記年表夏四月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本紀初高祖八年從東垣

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長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長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理

長母長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首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已生長母恚即自殺吏奉長詣上

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高祖十一年立長爲淮南王王英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擊滅布王遂

即位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帝即位王自以爲最親驕蹇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

椎殺辟陽侯帝以爲親故弗治史記淮南厲王傳按原本無長心怨辟陽補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

寇帝初幸甘泉紀本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地盡與太原更號代史記大

太原王參更爲代王漢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于三年漢表亦載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爲淮南王太

天子析舊國爲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都晉陽如故文

陽使參盡得全代之地當是三年無疑今從大事記及漢表載于三年匈奴入寇之後三王傳按二年三月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至是代王方徙封淮陽濟北王反以棘蒲侯

陳武爲大將軍擊之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魏邀深澤侯趙將夜皆爲將軍屬武大事記案濟北王反以下十六字

原本脫去今補入秋天下旱五行志七月大將軍陳武等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厄竇反

選思究蠕音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

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考異曰南越朝鮮以下見史記律書而漢書荀紀皆不載不知其時第云今匈奴內侵願結和通使以帝時考之匈奴是年始入寇次年已和親矣今附於陳

武平濟北既還之後案上文但記陳武擊透北不載討平月日疑亦脫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

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

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

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化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律書帝召漢中守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敵大入雲

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敵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

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

自知其爲雲中守或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

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與驅同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田叔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於匈奴入邊之後帝於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賈誼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讀曰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傳考異曰：荀紀通鑑並載於四年。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服賦，首稱單閱之歲。蓋灌嬰已死，無由謂之。今附于甲子歲之末。按今本荀紀四年無貶賈誼事。

四年春正月甲午，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丞相，卒就卿所緒。正律歷，故漢家言律歷。本之張蒼。蒼傳按原本無本季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帝欲召以爲御史大夫。

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顏曰：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一月見罷。布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是年申屠嘉爲

所載既非事實。荀氏漢紀又載御史大夫袁盎、韋孟然盜，既未嘗爲御史大夫。而文夏五月，帝憫濟北王帝時亦無所謂韋孟者。漢百官表載御史大夫闔亦無姓氏，及除拜始末，今皆闕之。夏五月，帝憫濟北王

逆亂以自滅。甲寅，盡封齊悼惠王諸子十人爲列侯。漢書紀傳史記漢書侯表並以五月甲寅封，紀作秋九

自管共侯以下至白石侯凡以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史記大事記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

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

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音桀及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

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

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火姑反，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

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許之。匈奴傳六月雨雪。荀吳太子賢楚漢春秋云：名賢，字德明。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徒計反殺之。於是遣

其喪歸葬。吳王愠於問反曰：「天下一家，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

藩臣禮，稱疾不朝。陰有邪謀。此語見鄒陽傳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

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才性反。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謀亦益解。吳王漢傳

五年夏四月。漢書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資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居宜反羨戈戰反。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故善爲天下者。

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食貨志賈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

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

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賈山傳初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工孝反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卽見濯船黃頭郎。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

欲出。於是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帝時閒如通家遊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

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通傳帝時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

然皆不比鄧通。倭幸傳楚夷王郢客薨。子戊嗣。年表楚元王傳。六年冬十月。桃李花。本紀淮南王長。數上書。不遜順。帝

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

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之欲反。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胡內反。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瘡。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絕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子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守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奔音。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蚤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貨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

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

按制史記作致漢書作置下同

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

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奏請處蜀嚴道。叩郵遣其子。子母從

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觔。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

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音車。令縣次傳。賈山言：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兩語

見山傳不納。袁盎時爲中郎將。亦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爲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

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致此。人生一

世閒。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死。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吾不聽公

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

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常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淮南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史記漢書淮南王袁盎傳 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八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盎傳 寶皇后病失明。帝幸邯鄲慎夫人。外戚傳 其在禁中常同坐。上幸上林。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斲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劔。盎傳 考異曰。通鑑載於二年。按盎以六年爲中郎將。本傳載於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劔。盎傳 淮南王事之後。荀紀列於六年。得之矣。今從本傳及荀紀。然通鑑所以載於二年者。正以載張釋之爲廷尉於三年。釋之盜所薦。故併列盜事在前耳。殊不知張釋之傳云。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故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徒補謁者。釋之在文帝時。不得調。不應三年便爲廷尉也。通鑑據百官表。載張釋之。所以併盜事誤也。荀悅載釋之爲謁者於文帝十年。爲廷尉於十三年。豈此時表尙未誤。後世傳寫之訛。遂以十三年爲前三年也。

七年冬十月。趙王遂。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史記 夏四月丙子。初置南陵。史記 大六月癸酉。未央

宮東闕梁

梁音浮

愚災

本紀辛未朔

考異曰

荀紀作辛酉

漢書作癸酉

二者不同

按長歷六月

帝思賈誼

徵之至

今從漢書

入見上方受釐

音禱

宣室

漢儀注祭天地五時

皇

上因感鬼神事

而問鬼神之本

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

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王太傅

考異曰

通鑑載賈誼治安

策於文帝六年非也

按誼

傳為服賦曰單闕之歲

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闕

文帝六年乃丁卯歲也

又言歲餘文帝徵

梁王上少子

誼入對宣室拜為梁太傅

然則誼對宣室當在七年

至於上治安策則又在為梁太傅之後

梁王上少子

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

誼傳

典故客馮敬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考異曰

史記大事記載於九年

漢書百官表荀紀並載於七年

今從漢表

荀紀

西漢年紀卷七

文帝

八年冬十月齊王則、燕王嘉、河閒王辟疆來朝。史記年表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音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梁太傅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千故反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仕庚反攘女庚反，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讀曰嚮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下更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

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

早爲已。迺墮。火規反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

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

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

公併步鼎反起。非有仄至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廛。與僅同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

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女瑞反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讀曰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虜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圓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効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古禍之變未知所移明主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曰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胡懈也至於體髀音寬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

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矣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間反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徒且反而久不爲此。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止勇反一脛之大幾。巨依反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曰伸一二指搯。丑六

反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盪。古蹠反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考異曰。漢書本傳云。惠王親兄子也。劉氏刊誤云。惠王下脫之子二字。此言爲是。今從之。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盪。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嫚侮。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強敵徵令。是主上之操。十高反

也。天子共讀曰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讀曰但倒

縣而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痲。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方目反五

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上聲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誼傳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有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謂三表賜之盛

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

而相疑，其貴人南面而歸漢，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南鄉而欲走漢，猶水之流下也。單于無臣之使，無

民之守，惡得不歸陛下之義哉。賈誼新書考異曰：漢書不載，今取賈誼新書足之。行臣之計，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誼傳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

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天子衛御，號爲太僕，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太僕，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后諸侯妃

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殿門。闌入者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夫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今事無別。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賈誼新書考異曰此段見賈誼新書蓋誼稱長太息者六而闕其一今取之以足其數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音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皮義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下同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綈。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銳借父糧音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誅語音抱哺音其子與公併步鼎反倨婦姑不相說讀曰悅則反脣而相稽工奚反其慈子蓄利不同禽獸者亡幾居豈反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音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令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令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寢戶之簾音擐音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類妙反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鉅衣反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下更反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體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筭與管同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筭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諫曰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謂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胡電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存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繯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讀曰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讀曰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與論同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與

同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保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傅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與饋同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竹仲反，采齊在私反，趣讀曰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于萬反庖廚，所以長竹兩反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讀曰刈草菅音音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讀曰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居力反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工官反明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讀曰之以德教。或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以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甌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其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鼻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鼻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笞、傷。音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酒。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先列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胡剛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讀曰鈍亡恥。莫胡結詬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式延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類面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音甫軌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曰軟人窳。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古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胡公漢官儀。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式爾。上不使人頸古反。而加也。其有大皇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才乞。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讀曰喜。許吏反。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先是絳侯周勃、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誼傳：考異曰：此見賈誼傳，其下又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史考之，下吏始周亞夫，非自武帝始也。史臣之言，蓋失於不深考，故通鑑刊去此語，為得其實。今從之。夏五月，太僕汝陰侯夏侯嬰薨。有官表本傳。

九年冬十月，城陽王喜、淮陽王武來朝。史記：春大旱。本紀：考異曰：荀紀作夏。漢書紀：作春，今從漢書。溫室鍾自鳴，以芷陽鄉為

霸陵。史記：大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攔與。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

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傳：考異曰：事見盎傳。後十年冬十月，諸侯王皆來朝。此據史記大事記。考異曰：不得其時。今附於霸陵之後。

按表：是時楚王戊、齊王則、城陽王喜、吳王濞、燕王嘉、趙王遂、河間王辟疆、梁王勝、代王參、淮陽王武、長沙王吳著、凡十一王。東萊解題云：史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則吳王稱病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考史記諸侯表：文帝三年，吳王濞來朝，自是終文帝之世，並不復朝。是吳王稱病當在三年之後。七國反，景帝詔曰：吳王濞稱疾不朝，二十餘年，使吳王十年，以後方不朝，至景帝三年，才十七年耳。不應云二十餘年。又賈誼疏言：今吳又見告矣，則自是吳已有反形，因其不朝而可知之。又誼疏論太子提博局殺吳太子之事，誼疏在文帝八年，不應吳王十年方不朝也。然史記十年所以書諸侯王皆朝者，謂餘諸王來朝，而固不預朝請之數也。將軍軹侯薄昭殺漢使者，侯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漢紀：鄭氏註。帝臨為置後。漢書侯表：考異曰：此事見鄭氏南陽張釋之，以貲為騎。

郎。如淳曰漢注贊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事帝十年不得調。使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仲釋之兄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

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考異曰：通鑑載張釋之事於三年，以傳考之。荀氏書於十年是也。今從荀紀。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

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久之，帝稱善。拜

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

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

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

公車令。釋之傳。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故秦博士濟南伏生。張晏曰：伏生名勝。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潁川晁錯音厝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尙書以教矣。史記儒林傳。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爲人陷直

刻深嘗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晁錯傳考異曰史失其年按錯傳錯受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今載於拜家令之前一年燕人韓嬰為博士韓嬰傳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體固自孔

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頌頌讀與容

二即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帝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為頌者由徐

氏焉儒林傳六國之君故文侯最為好古至是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藝文

時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帝奇之桓譚新論帝廣遊學之路論語爾雅孟子皆置博士趙岐孟子序後漢

雅經博士考異曰韓嬰徐生事見儒林傳竇公事見藝文志論語爾

一孟子置博士見趙岐孟子序皆不得年月今附於晁錯受尙書之後

西漢年紀卷八

文帝

十一年冬十月。梁王勝、淮陽王武、代王參來朝。來朝史記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

車司馬門者皆下。公車令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考異曰此事荀紀

不如令。罰金四兩。蓋歲首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是年袁盎薦之。方徙為謁者。及言秦漢便宜。拜為謁者。僕射從幸上林。止不拜。齋夫方拜公車令。為公車令後始劾奏太子梁王以事勢考之。非十年十月

也。按史記表。梁王十一年亦入朝。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之。劫下車事。當是此年。今移於此。

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張釋之傳夏六月。梁懷王勝薨。無子。國除。梁王賈誼傳賈誼上疏曰。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蠅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讀與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

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按賈誼本傳此下尙有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以益梁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不敢謀等句凡百餘言此書不載於賈誼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帝從之

太史公曰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博士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鼂錯傳時周仁以醫見爲太子舍人而張毆音驅亦以治刑名侍太子然毆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毆安邱侯說庶子也周仁

張敞傳吳王濞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讀曰價如瀆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

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歲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服虔曰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府隨時月與平價也

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讀曰共禁不與以故能使其眾量錯為家令得幸太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益橫胡孟反吳初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

王濞招置四方游士齊鄒陽吳嚴忌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鄒陽吳王之謀為逆也枚乘奏

書諫曰夫以一縷之絲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必若所欲

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敵無窮志樂終萬乘之權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吳王不聽枚乘匈奴寇狄

道本紀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

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

陛下之明詔和輯與集士卒底與砥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

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子廉切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古草字木所在。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弋戰反相屬。之欲切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

不當一。萑音桓葦竹蕭。草木蒙籠。來東反支葉茂接。此矛鉞上延反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按量錯本傳。此句下尚有士不選練。卒不服習。以下數百言。此本不載。傳則上文所云。合刃之急者三。已缺其二。於文義未明。疑屬傳寫脫落。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與裁同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量錯傳

十二年冬十月。齊王則。趙王遂。河閒王辟疆。來朝。史記表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惠帝

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賈誼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一年。正以賈誼

上疏故併附於疏後耳。按梁懷王揖傳。揖即勝也。云揖薨。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又武傳及史記年表。並云十二年徙梁。今書於此。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考異曰。通鑑載於七年。非也。按史記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迺徙城陽王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諡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淮南王傳。考異曰。通鑑載於十年。非也。按史記諸侯表。漢書同。姓諸侯表。並書喜以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又淮南王傳云。十二年。民作歌云。上聞之曰。

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三月除關無用傅。本紀初賈誼嘗論以爲南王爲厲王。如此則城陽徙淮南。在十二年無疑。今書於十二年。

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

秦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

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

無資諸侯。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

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賈誼新書初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無狀。至是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

矣。賈誼傳考異曰呂氏大事記載於十三年。按誼傳載梁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爲傅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梁王以十一年六月死。則誼死在十二年無疑矣。今移於十二年。吳有馬生角。在

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荀氏漢紀詔丞相曰。監御史不奉法。棄公就私。陵暴百姓

行權於下。治不平等。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不率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食無度。出入無時。衆強暴寡。

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遣丞相史九人。出刺諸州。并督監御史。通典漢儀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戊來朝。史記年表帝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安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考異曰

官表載於三年。呂氏解題以爲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不應廷尉之拜。在三年。遂書於後三年。今者刑

法志書釋之爲廷尉。於除肉刑之先。除肉刑。蓋文帝之十三年也。荀氏漢紀書釋之爲廷尉於十三年。得

之矣今從荀紀是歲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他弟反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天子憐悲其意五月兩字據本紀

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

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考異曰孟康曰劓劓二則左右趾一凡三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

不易張斐注曰以其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也爲是說者皆失於不考景紀議文帝廟樂詔曰除宮刑重絕

人之世也孟康賢良對策亦有除去陰刑之語是宮刑已除於文帝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

而教不明歟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

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

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刑法志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張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

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吾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

然以順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與

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

下稱之。張釋之傳。考異曰。荀紀載於十三年。今從之。先是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

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

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

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

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

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

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欲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肖。不孝不信。且無

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終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

帝高其義。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列女傳。考異曰。此事見劉向列女傳。不得

守以聞。淮陽王武。十二年。徙梁。是淮陽至是方爲郡也。十三年。又除戊卒令。史記大

除戊卒。今遂附孝婦事於淮陽王。徙封之。次年。除戊卒令之前。十四年冬十月。燕王嘉來朝。史記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考異曰。孫字據。功臣表

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死。事後文帝十四年三月丁巳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虜

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卬之元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者乎。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考異曰：呂氏解題曰：奇兵，漢書作騎兵，非也。胡無步兵，今從史記。候騎至雍，甘泉。匈奴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騎射上林，講習戰陳。漢書：匈奴傳贊：遣三將軍軍隴西、北

地。上郡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常騎侍。顏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常騎侍。數從射

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廣傳：三月，詔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直

反。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

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張戀反。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

服色。上黃。郊祀志：按史記漢紀，春詔增壇場，珪幣無三月，未知何據。事下丞相張蒼，蒼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

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郊祀志。

十五年冬十月，燕王嘉、梁王武來朝。史記：春，黃龍見於成紀。本紀：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

於民，歲以有年。朕幾讀曰冀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

故曰郊。於是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

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郊祀志。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祠而絕者，有

司以歲時致禮。本紀：按原本，趙人新垣平以下，屬九月，舉賢良文學之後，誤。今從史記。本紀移入此處。又原本，此上有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戲，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一節與所引本紀修名山大川條復今刪去九月詔有司舉賢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弋鼓反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類寐反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子容切

竝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

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

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

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

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直龍反之閉

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讀曰呼戒之大夫其帥志毋怠量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

窳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反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與管同子而為

伍伯讀曰霸下同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

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

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皮義反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弋鼓反及後世。此明於人事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欲反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

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縱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讀曰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竝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與集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督讀曰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邱勇反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憚。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淫末。除苛解媯。如紹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讀曰非誹。讀曰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

侯。賓禮長老。愛恤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

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

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

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

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

死。對策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讀曰錯

十六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燿火舉而祠若光輝

然屬天焉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帝出

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郊祀志齊文王既薨時悼惠王後尙有城陽王帝憐

悼惠王適讀曰嫡嗣之絕五月丙寅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高五王傳陽

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武城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

勃音音侯辟光爲濟南王通鑑六王同日俱立高五王傳鼂錯諫以爲違古制恐爲亂不聽五行志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爲王皆復得厲王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薨無後淮南王傳初韓王信亡入匈奴與

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是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六月丙子四字據表封

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韓王信傳考異曰荀紀載是歲以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本傳百官表考異

曰此據漢書本傳百官表而荀紀作淮陽相按文三王傳淮陽王武以十二年徙王梁是時淮陽已爲郡矣既非王國安得有相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

免疾表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腰斬平夷三族史記文帝紀漢書五行志及郊祀志考異曰漢書本紀書平

謀反恐非事實今從

史記紀及郊祀志

二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本傳正月壬寅，天棧夕出西南。天文志匈奴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漢甚患之。乃使

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是歲帝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先列反渫，惡民貪降其趨。識曰

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稊、藁、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普何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俱蹈大道。火規反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輓

人宛反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匈奴傳八月戊辰，丞相

張蒼免。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並作八月戊戌。荀氏漢紀作戊辰，按長曆是年九月丙申朔戊戌，乃九月初三日也。八月無戊戌，又是月庚午申屠嘉相代蒼去，戊辰本二日耳。當是荀紀爲是。

今從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

之。

陰陽律歷事傳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青事見百官表爰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

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盎卽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不如盎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蹶音厥如蹶

蹶音厥如蹶有蹶士遷爲隊帥所類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

而君自閉箝其炎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爰盎是歲地動史記大先是武侯子周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竹仲坐殺人死

國絕一年至是帝擇勃子賢者皆推河南守亞夫乃封爲條侯周勃傳

三年冬十月齊王將閭濟北王志濟南王辟光梁王武來朝史記武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武秋大

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按今本荀紀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荀氏漢紀考異曰荀紀所載如此漢書五行志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與荀紀不同今從荀氏紀是歲置谷邑史記大

侯魏指出坐國界祝阿侯高成信武侯靳亭坐事國人過律侯表按過律下據文

四月冬十月濟北王志燕王嘉趙王遂來朝史記是歲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漢書匈奴傳。考異曰：通鑑據史記徐廣註，載於後三年。按漢書匈奴傳云：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當是此年無疑。今從漢書。

五年冬十月，楚王戊、城陽王喜、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來朝。史記年表。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荀紀五。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梁王武、長沙王吳著來朝。年表。軍臣單于立，歲餘，復絕和親。考異曰：史記作軍臣單于立，四歲復絕和親。漢書匈奴傳改為歲餘。按軍臣單于以後四年立，至此謂之歲餘可也。今從漢書。帝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春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五行志。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將軍張武屯北地，發軍戍邊。此句見五行志。考異曰：此語見

令矣。不知復置之因。及考五行志，有此語。當是文帝既罷邊戍之後，匈奴至此大入，遂再令戍邊耳。自十三年至後六年，首尾凡十年云。按史漢二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俱屬冬。漢書天文志作十一月。五行志獨書于春二月。發財官屯隴西。緣邊亦各堅守，以備彊寇。又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之後，益之。從五行志，未知何據。秋螟。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壁。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

敵。匈奴傳。夏四月乙巳，水、火三合於東井。天文志。秋螟。五行志。八月，天狗下梁壁。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

止地，類狗所墜，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圍如數頃田。天文志。匈奴入上郡之後，荀紀書於二年，非也。今從

天文志。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天文志。

七年冬十月，長沙王吳著來朝。薨，無子，國除。史記年表。漢書至此異姓盡矣。王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荀紀

夏六月，帝病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周勃傳。又曰：衛綰長者，善遇之。綰代人初以戲

車為郎，至是為中郎將。荀紀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嘗至市井游敖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律書

班固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文帝四十有餘歲。德至盛也。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漢年紀卷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皇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

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為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

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巳。立太子妃薄氏為皇后。外戚傳云。乙卯。澤

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外戚傳云。考異曰。荀紀載章武事於

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

是蓋失於不考耳。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

不過也。釋之傳云。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云。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五行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禮為平陸侯。

富為休侯。歲為沈侯。猶侯。執古藝字為苑胸侯。楚元王傳云。至是以平陸侯禮為宗正。百官表云。杜氏通典曰。宗正

姓至晉始兼以庶姓。匈奴入代。史記紀云。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紀云。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

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止於代乎。今從

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翟說者遂指為莊青。翟殊不知青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

百官表是時陶青為御史大夫。翟字為衍。當是五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食貨志云。考異曰。食貨

漢本紀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為淮南相本傳六月即位至元年七月謂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初七月上

詔釋之有廷尉信名今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

令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刑法志考

以為元年今載於定臧吏律之後按原本無吏授所監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考異曰漢書百官表

臨飲食至更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分置左右內史以爲二年按量錯為左內史在

元年豈得二年方分置耶今移於此以中大夫量錯為左內史百官表以大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

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

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仁傳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帝以其迫近憚之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

號奮為萬石君奮傳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自寬反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若問疾上使太子齧仕客反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

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

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下微遮之義微音工鈞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傳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閒王都樂城闕為臨江王都江陵餘為淮陽王都陳非為汝南王都平彭祖為廣川王都信發為長沙王都臨湘漢德闕栗姬子餘非程姬子

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

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爲河閒王太傅。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弋政反易。獨至今乎。綰

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

實。無它腸。乃拜綰爲河閒王太傅。綰傳河閒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賜

金帛以招之。繇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閒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

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閒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閒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

受所爲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爲博士。儒林傳河閒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

河閒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紀書天子朝臣竝居重服。通典葬南陵。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

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鄼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

下也。今其嗣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爲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漢

書本紀作蕭係。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

作嘉當是紀。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語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長歷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誤。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栢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妃七角反、妃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為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兩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吳王傳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襍議，莫敢難，獨詹事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傳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為吳相。嬰傳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傳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據吳王傳梁王武、河閒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年表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為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傳戊乃與吳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

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吳

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量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

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多怨公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量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錯傳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

春正月，諸侯旣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考異

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義叟長曆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

以丙午爲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尙、夷吾，起兵會吳。楚事據楚元王傳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

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

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反。之欲之相已將

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卬

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

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

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侯；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金爵。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與量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

本紀

往擊吳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吳楚反時，頰陰侯灌何爲將軍？獨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其子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李

廣傳云：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遣曲周又按表：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將軍擊吳楚，所謂三十六將軍，其可見者纔如此，餘皆無考。

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

察宗室諸寶，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吳王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閒王

太傅衛綰將河閒兵擊吳楚。衛綰量錯素與爰盎有郟，錯以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

是，欲請治盎。荷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

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猶未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曰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方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錯殊不知。」兩字見百官表。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下更市

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

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禮書。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孟事

見游俠傳。孟令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

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古餉字。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

曰。此見吳王濞傳。而亞夫傳乃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

負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即此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為上言之。本傳之誤。

可見。荀紀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

不往。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為梁將軍。號丁將

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

本仕吳。去之梁。今吳兵圍梁。故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

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

聽。枚乘傳。荀紀。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

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

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子容反。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

殘民家。掘其邱壠。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

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吳王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本紀作壬子。按長歷壬子乃正月晦日。非二月也。自官表。蓋錯以正月壬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晦日為

壬午無疑。當是紀誤。一字。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越。東越殺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

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王傳。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

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量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爰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爲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

本傳

己巳封寶嬰爲魏其侯。

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己巳。按長曆是年

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乃六月十九日也。當是史記表誤一字。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

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寶嬰傳

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

印。故還賞不行。

李廣傳

時潁陰侯灌何。

灌夫傳

弓高侯韓頰當。

韓王信傳

平陽侯曹奇。直不疑。程嘉。蘇息。公孫昆邪。

功臣表

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

韓王信傳

以爰盎爲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

盎傳

太史公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量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

漢書本紀

使魏其侯寶嬰爲太子太傅。

寶嬰傳

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爲大

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

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太子之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

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太子之後。

連屬。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擬稱警。出殿則傳趨。止人清道也。

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

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秋七月，臨江哀王闕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考異曰：自七

國反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竇彭祖為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

而戊戌乃二十六月書。應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歷是年十月癸酉朔晦字亦非。今刊去之。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田氏、陳周庸亦以豪聞。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

田氏事觀之。乃在郅都為濟南守之前。帝聞田氏豪滑以都為濟南守。至則誅滅田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為中尉。以執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本紀先是欒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為侯。

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妾以為妃。及立為皇后，毋寵。母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

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略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梁王傳十一月乙丑，廢

太子榮爲臨江王。

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立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己

酉按長曆十一月辛酉朔無己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十五日當是通鑑爲誤今從史記年表

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

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

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

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

況羽兒反

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帝

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

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

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

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

行而廢太子

外戚世家通鑑

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

周亞夫竇嬰傳

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

憂死

外戚世家

竇嬰謝病屏居藍田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

齊加懟。直類支。反。

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盡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寶嬰傳。栗太子既廢。

太后必欲以梁王爲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

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爰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

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爰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

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

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爰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

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爰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褚先生補。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帝拜郅都濟南守。至則誅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

是帝既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歸。而以郅都爲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衛綰傳。

太史公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意。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